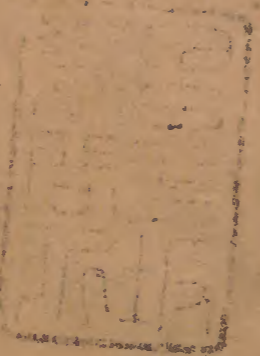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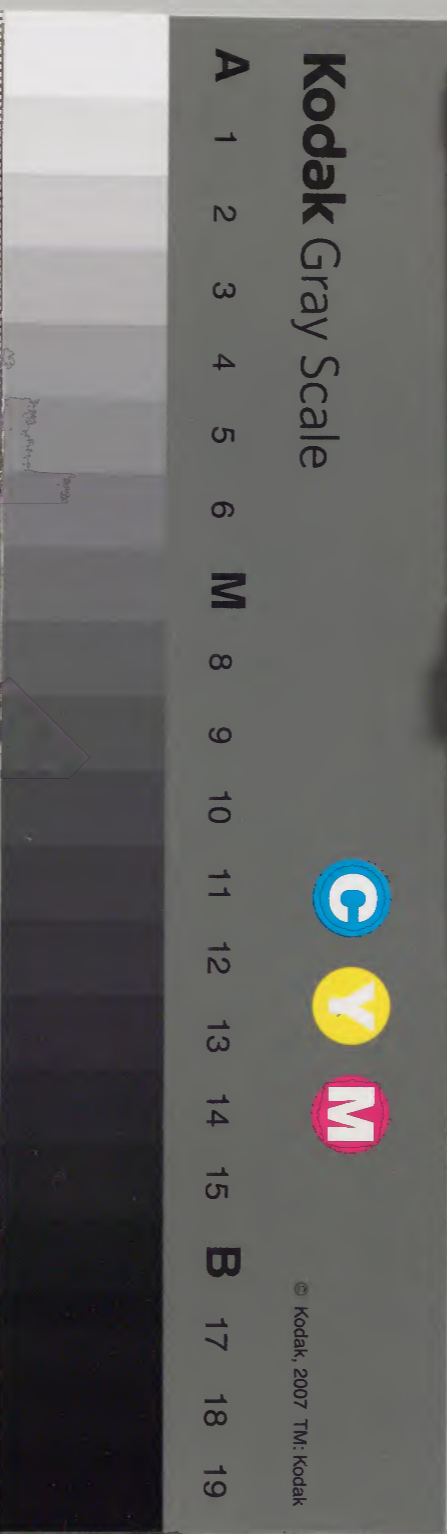
小窓清紀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二	一	九	三
九	四	四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九	二	三	書
函	一	九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9
冊數	20 (14)	
函號	309	174





小憲清紀卷之二

迎陵吳從先寧野評輯

平湖俞恩燁五如校閱

淺草文庫

清語下

青○山○非○僧○不○致○綠○水○無○舟○更○幽○朱○門○有○客○方○尊○
縑○衣○絕○糧○益○韻○

甕○有○杜○康○門○多○劉○阮○握○無○真○寶○身○入○疑○城○荷○錢○
榆○莢○飛○來○都○作○青○蚨○柔○玉○溫○香○觀○想○可○成○白○骨○

清紀

語

下

異○端○同○於○愚○夫○愚○婦○謂○之○同○德○異○於○愚○夫○愚○婦○謂○之○
客○散○門○扃○風○微○日○落○
滿○地○近○蒼○鳥○宿○遠○寺○鍾○鳴○茶○鐺○初○熟○酒○甕○乍○開○
不○成○八○韻○新○詩○畢○竟○一○團○俗○氣○
披○襟○解○帶○握○麈○談○詩○話○索○麻○而○次○經○濟○資○諧○謔○
而○品○收○藏○肯○留○連○不○妨○醞○酒○享○貌○深○情○唇○鎗○腹○
矧○揚○隱○惡○而○蟻○閉○門○計○
而○境○
聞○樸○

便○已○攢○眉○
幾○條○楊○柳○沾○來○多○少○啼○痕○而○成○斑○者○乃○瀟○湘○之○
竹○三○疊○陽○關○唱○徹○古○今○離○恨○而○整○駕○者○乃○驢○駒○
之○歌○
禪○關○仙○院○養○成○幾○個○推○埋○市○井○山○林○老○殺○許○多○
經○濟○
至○道○之○用○齋○郵○細○不○可○古○人○之○詞○寡○深○密○不○可○
節○俠○之○主○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疏○暴○殄○不○可○

清紀

語

下三

才子之氣高。驕矜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不可。栽花種竹。分明此日。土涯洗筆。焚香不是他人。差使。耕而食。織而衣。可還太樸。冬不爐。夏不扇。亦匪天真。松栢凌霜益茂。而旋開旋落之木槿。亦植物也。龜雀長年不老。而倏生倏死之蜉蝣。非含靈乎。稟受何其太偏。造化誠不可測。

我冠博帶。豈盡鴻儒。托鉢披緇。不皆佛子。西楚目類重華。帝王猶曰近之。仲尼貌似湯帝。聖凡相去遠矣。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江上沈舟。坐閱千帆之過。苟無定見。寧免貪填。仁者之莫長。顏淵。古人之詞寡。尼父。便才高位下。孔門有私室。陪臣德峻。名沈。聖代多山林逸士。

春來春去。逝者如斯夫。秋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大夫僕。少謀國而老謀家。可與共患難耶。可
與共安樂耶。彭澤安。出種秫而處種菊。無懷
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壯士澎湃沆瀣。不文之
以禮樂。恐流好勇疾貧。君子優柔溫潤。不濟之
以剛克。或失脂韋。與。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
不死。故溪山之寶。得于無心。赤水之珠。索于罔象。

百壺八簋。初陳非不甘也。饜餐鼓腹。覺菜羹風
味猶侍。吳趨趙艷。尔對非不樂也。體倦心煩。憶
花鳥音容入趣。宴坐焚香。清福上天所靳。正言
格論。至公闢老當欽。帝狼父子相親。而有鼎鑊
分羹之漢帝。借曰為天下不顧家。則溪有愧於
竊負而逃之虞舜。蟻君臣相統。而有發塚鞭尸
之伍員。借曰逆施。

者以脩怨。則何以自解於殺身成仁之父兄。
對繁華而心岑寂。執鄙賤而意孤高。遇侮慢而
滅無明。居拂鬱而斷煩惱。火坑太華。俱長芙蓉。
冰壑汗泥。并生菡萏。荆扉畫掩。閑庭晏然。行雲流水襟懷。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泰山喬嶽氣象。月白風清雅稱。微吟長嘯。良辰美景。何勞鼓瑟
吹笙。

萬緒千頭。善惡兩條。千變萬化。靈光一點。為賢
為聖。看來此物因緣。成佛成仙。更有何人證果。
阿難乞食。將毀戒體。於摩登楚漢英雄。不能割
情於虞戚。不於此處留心。更向何方看脚。
七寸毛錐。驚散九霄風雨。天上神仙。三場文字。
博來幾代榮華。人間宰相。見僧便生歡喜。前身知是閻黎。遇色猶然有情。
此際不成居士。

七弦。尔無。樹間。天籟。微聞。八韻。成吟。簷外。鳥聲。
遙和。時將。穀雨。樹頭。爭採。茶芽。汲到。山泉。松下。自敲。
石火。長廊。廣榭。曲水。方塘。夏日。將曛。秋風。乍起。水面。
淪漪。樹間。蕭瑟。必須。有野。鳥飛。鳴幽。壑。精舍。深。
竹叢。花仙。佛兩。函。万書。數卷。瓦爐。焚栢。玉塵。談。
禪。不可。無高。僧跌。坐。

慧劍。能斬。愛河。此。是。利。刀。割。水。神。奇。能。化。臭。腐。
始。知。成。鏡。磨。磚。壇。上。淮。陰。能。決。雌。雄。楚。漢。隆。中。諸。葛。預。知。鼎。足。
孫。劉。固。善。揣摩。亦。工。藻。鑑。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並。法。
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燥。時。夜。得。食。相。呼。鷹。鷂。遇。物。則。擊。君。為。鷹。鷂。子。鳳。
鳥。非。聖。不。至。麋。鹿。見。人。決。趨。吾。其。麋。鹿。矣。

清紀

語

下六

窓前獨榻頻移。為親夜月。壁上一琴常挂。時拂
天風。月一也。樂士對之遨遊。悲人對之悽慘。景逐情
生。雨一也。在天宮為寶珍。在羅脩為刀仗。業由
心造。有可有不可。是謂世法。無可無不可。謂出世法。
有是有不足。謂世法。無是無不是。謂出世法。
良馬見影則驚。然見自己之影。則未嘗驚也。神

鉤呼名則應。然呼他人之名。則未嘗應也。千思
萬思。總是一思。千慮萬慮。復歸無慮。然乎然乎。
居官者不可有菜色。臨喪者不可有酒色。延客
者不可有倦怠之色。為僧者不可有芻豢之色。
梅花綻玉。枝頭已漏春光。菊蕊苞金。籬外猶含
秋色。朱履三千。定有雞鳴狗盜。金釵十二。無非鵝鶴
魚麗。

志在光明。鬼神有知。任職其室。行多暖昧。地獄
之設。政為斯人。淮陰之功業。我得志弗為也。非謂其狹小而易
之也。乞食跨下。不必言矣。由拜官以及赤族。何
駛也。墨子之學術。我聞風弗悅也。非謂其異端
而闢之也。非樂節用。不必言矣。衣裘褐而躡跣
蹻。何苦也。遇富貴無然歆羨。之不已。不忤則求。處家庭

宜先忍耐。之不已。既和且平。爭利如蠅。得之飽之則已。爭名如虎。相吞相噬
無休。可以對人言。而不可與天知。將兵者時或有之。
可以與天知。而不可以對人言。親民者時或有
之。香臭有氣可嗅。孰不近香。乃蜣螂以臭為香。並
共笑之。然而有無氣之臭。逐之者多也。甘辛有

味可嘗。孰不嗜甘。乃蓼蟲以辛為甘。並共惜之。然而有無味之辛。飽之者衆也。西施曼睩脩蛾。老去雞皮鶴髮。霸王喑鳴叱咤。死來白骨青蠅。為政不在多言。為學亦不在多言。故講學者多。好學者少。清士惟其不染。關士亦惟其不染。故佞佛者多。事佛者少。心境營々。纔返照。便覺靈臺寂靜。炎敲赫々。住

止觀。恍疑大地清涼。蕭齋香爐經卷。酒器俱擗。北窓石枕松風。茶鐺將沸。沉酒宣淫。貪財使氣。疑從沸釜作生涯。玩法舞文。教唆起滅。定向鐵床尋活計。留心服食。黃芽白雪難成。着意參同。玉簡金函不解。筆研精良。人生一樂。徒設祇覺村粧。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纔陳便得天趣。取諸人者未必皆怨。而怨無重輕。施諸人者未必皆報。而報有厚薄。此取與之勢也。非交際之謂也。千人亦見。百人亦見。斯為出類拔萃之英雄。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始是樂道安貧之賢士。世之惜死者。惜家道而已。惜官爵而已。惜子孫而已。未聞有為四體惜者。止之惜人之死者。惜

其家道而已。惜其官爵而已。惜其子孫而已。聞有為其四體惜者。才高者累。爵尊者危。功成者忌。錢多者怨。爾將如人何。才高者韜晦。爵尊者忠良。功成者身退。錢多者好禮。人將如爾何。清而慎者天佑之。正而固者神畏之。暴而偏者人非之。幽而險者鬼責之。登山臨水。完全道骨。仙風拽紫紵。朱強半焦頭。

清紀

語

下十

欄額。茶取色臭俱佳。行家偏嫌味苦。香須冲淡為雅。幽人最忌煙濃。築長城至鑽土以殺人。何其虐也。而後世藉以防秋。濬淮水因王氣以役民。何其愚也。而遊人用以泛月。早歲事親孟冰。時從心內生慚。少年惜福窟疎。惟對佛前懺悔。

功業顯晦殊途。藻鑑窮達一致。故謹疾者能愛民。節用者能生財。慎言者能直諫。虧體者必感虐。燥妄者必規避。暴殄者必貪婪。從言得者謂之解悟。從靜得者謂之證悟。從磨鍊得者謂之徹悟。有人於此。父母之所分者儉。而天畀之者亦儉。遂安其儉。兄弟之所取者豐。而天與之者亦豐。終聽其豐。固是我輩人。抑亦天下士。

一切炎涼者。八寒八熱地獄也。發若機括者。刀
山劍樹地獄也。出言無忌者。拔舌地獄也。居心
不淨者。泔糞地獄也。意必固我者。鐵丸地獄也。
絨氈曖昧者。黑暗地獄也。莫戀浮名。夢幻泡影。
有限且尋樂事。風花雪月。無窮。名妓翻經。老僧釀酒。
書生借箸談兵。介冑登高作賦。羨他雅致。偏增屠門食素。駟騶論文。廝養

盛服領緣。方外束脩。懷刺令我風流頓減。出家者。而亟覓徒弟。終娶妻生子之事。懸車者。而時御衣冠。猶趨朝佩王之心。大道玄之又玄。猛着力古今長夜。入世客而又客。急回頭。日月如梭。大修大證。莫向函中淹歲月。大徹大悟。還從心上起。經綸擇地。納涼不若先除熱惱。執鞭求富。何如急遣窮愁。

在上食鳥鳶。在下食螻蟻。鳥鳶螻蟻何勞分別。首陽則流芳。東陵則遺臭。流芳遺臭安用商量。妖狐邪定。遂跡通天。思婦情堅。相傳化石。寶鏡豈由外照。金鍼自在身邊。入淫房。酒肆而證菩提。定輸明德。食魚蒜雞。而俟老死。且讓裴公。命。並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享士。撥亂。澄清濟世者。不必八索九丘。

凌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讒夫速化。可謝靈均。姦相令終。孰憐伏后。豈有可生。可殺之人。抑冥司無已。結未結之業。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詩者心之聲乎。字者心之畫乎。心体超脱。入神體格粘帶。落套。學人須除妄想。知者苦辯輪迴。謂其為有。赤手

空拳一絲不挂。謂其為無。伶牙利齒。嚼破虛空。
東嘉琵琶。君羨拜月業。趨顏子之前。陸氏明珠。
鄭生玉玦。庶步康成之後。
淹滯一立。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
序於風霜。候二旬於朏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
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禽巢欲遠。魚穴惟深。消殷
滅跡。何必山林。

徐則常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
道之操。

古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
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
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
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
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
梁袁昂古今書評。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乎。

張伯英書。如武帝受道。憑虛欲仙。蔡邕書。骨氣特達。爽。有神。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帟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

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見楊州人。共語。便音態出。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絕。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頽頽。布置初雲。

清紀

語

下五

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跹自逝。韋誕書如

龍威帝振劍拔弩張。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雀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張芝驚竒。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藁。各一時絕妙。

為書之妙不在憑文案本。妙在應變無方。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有云。退筆如山未足瑛。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行。要有活法。字。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無此二者。然後得齊古人。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濡毫之次。法與

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總落。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偶寫一字。不成。須於眾碑中尋之。若無即出意。自造。不可輕易率然而作。作字雖是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模。臨書

清紀

語

下七

最有切。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為遠。以遠為近。以連為斷。以斷為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字須因其近似而習之。平日禱書紙則有意存之。可肖以得之。字看碑帖須象運筆。又須把其

氣象隨所遇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為人作奴婢。集眾長歸於我。斯為大成。行書非草非真。無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減。篆長隸匾。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

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書之得趣。專工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兀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劇。或問儒釋之異同。曰。孔子是有福人之聖人。佛氏是無福人之聖人。不見世人得時。則談孔子。失時。則談佛氏乎。

有一佛腹甚巨。或指之曰。此中何物。余應曰。是一團冰耳。或曰。如是令人何以濟世。余曰。改此一團冰。纔濟得干坑火也。顛生讀齊人妻妾章。曰。好狠罵。昔人謂文章最忌有罵意。余以為罵得着時。惟恐其不會狠罵耳。夫子誅少正卯。只是狠罵之意。春秋一部。亦只是言刑。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淺。

謫仙家。未飲陶、先醉心。
衆生有目，故見色不見空。菩薩色即空。見色如
見音。衆生空其一萬。已迷心目。觀音萬亦一。故
復以世名。衆生既入世。色亦安可離。惟色即是
空。衆生亦可觀。衆生盡可觀。乃見其廣大。乃見
其靈感。有色有願欲。願欲苦難生。絕此苦難根。
即登極樂界。衆生各皈依。莫負慈悲願。慈悲願
非色。衆生白皈依。衆生皈依早。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
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
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
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
螻蟻則信，言蟻有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
之事，螻蟻睫上有無量蟲，有無量郡邑都鄙
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
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

萬六千種尸蟲族鳥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為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驚。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餘。人得其小。不為不足。蟲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蟲以生老病死為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此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

地。即。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關。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寒。略。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己。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

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蟬。蟬。以。暮。死。為。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罅。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迴。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

清紀

語

下三

而不逍遙矣。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木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群、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

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累為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為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唯諾。此今夫不食煙火者、目

見十里。短視偏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
立岳。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聰
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司言也。而海外
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
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
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寂借鎚。借肺。中風。
借舌。曙聲無常。想借塵絲。借去來。今借人。借書。

用。想無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
即不可憑之。為是非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
見於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
蜀大見雪。則以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感失其
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為宜子。彼見夫中
國之慶喜。鄭重。以為不慈矣。祝夫尚僧。以貴其
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為不
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

而哭。彼見天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為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亦憐我。我訕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譏髡之北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后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固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

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

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
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
賤之人。波々叱叱。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
人。營生陷曠。奧宇以養。休淫妖。以養目。絲肉以
養耳。極羞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
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屬於此。賢知之人。憫其
淫溺。是故執執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

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執以範躬。之卷翰者。
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之幽隱
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之壅
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
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
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
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

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
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
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
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
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
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
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
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

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徽倖
任天而行脩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
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肖
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
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
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
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
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死而不立。死何惡。死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床。籌画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

雞亦自幸。與群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王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

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或百餘歲，辟二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十而

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鳥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生之生

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
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
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
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
養生哉、
衆人處人世間、如鰕、如蟹、如蛇、如蛙、如鱖、如蟹、橫
蛇、毒蛙、躁同穴、則魚、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
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

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萬
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
為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
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
屈伸不測、龍能為鰕、為蟹、為蛇、為蛙、為諸蟲、蚓、
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常不沂鱗濯羽也、龍
能為鯉、為鯨、為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
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為龍、一神至此哉、是故

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為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

人得物則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惠也。思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止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局。我之為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
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

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代。木。於。宋。絕
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
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
患。且。不。保。何。况。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
切。喃。々。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
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

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希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遯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踈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禍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

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蕪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行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婢奴為伍縱博褌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

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
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
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夫不治。百里尋方。
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帶。
聽其抗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拈為
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天地之長

且。又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非以枝
葉也。人之視聽。操復舍。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
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
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
知識。空俄而有氣。俄而有根。俄而有識。根
者。諸濕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
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清
紀

語

下三四

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
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碎則無柱之宇、無
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為
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
理、人皆可為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
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
特草木之有知者也、死礫一水火也、人特在礫
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為覺性

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
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事則題、是有思慮
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為哉、神也、神不以
箕之成壞為己之存亡、則人亦不常以殼之有
無為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
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
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敲如歌曲、所附者腰
大而嚙、細也、兀了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

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開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為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為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為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為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纏，從局如繭中之蟲，煎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悲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據批形骸，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吏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不，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吏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盃連席。

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
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族公子
爭為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
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猿賈閱歷既
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撫指撥隨手而應歌
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
鳥耳不見人鳥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其中
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今
壽過若倍蓰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
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予
壽先若久矣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為火坑非活計殉面皮
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
別人替我不得
萬壑踈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

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着力。只在九齡。超萬億。飛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空而未捐。五淨實餘。何肉之漸。欲附慈航。請啟慧劍。發後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既滿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慧生牙後。恍顏氏意在華先。向包義經。泰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

冷坐心空。身外有身。捉塵尾。矢口閑譚。真如画餅。殿中有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峭巖。逸情雲上。文生於情。生於文。問子荆。直應捲舌。詩中有畫。中有詩。起摩詰。只合點頭。操鬼神。觀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

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天。
一時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
自無馬隘車填。五柳先生卓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
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真機只在人心。
佻佛者。巡街乞人。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孫

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地上一翁。定策奇勳。誰得似。
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沈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遺世命中車。歸來。
滿架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大夫。

我。戒生定。生慧。生而不用。是名大隱。精化氣。氣化神。化而合虛。是名至神。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輪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讓換之獨步。善易者不論易。義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若莊何處着脚。既開寂滅之宗。安用廣長之舌。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

忘。莫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勤。引三教而為一家。搏沙自苦。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薰。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常承色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趣在阿堵中。終日營。而六根不。心在腔子裏。經年兀。而四大常安。生。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亦無。方許說。

個中妙有。鹿養精，龜養氣。宦養神。阿個先生傳授。精為衛。氣為輿。神為馬。直由元始周流。虛空常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俊拳陰陽原。自調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巧者無過習者之門。心毅者酷似其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

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沉三途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濟各自營生。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風光、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施、前
劫後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皓無
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接拾遺供奉之武、
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
藥了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內外盡是強名、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
興復不淺、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窗下
咩有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竅裏
似癢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擒白額。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
全憑赤水三車。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即
為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
呼吸盡是風霆。過也。如日月之食。年々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
之心。夜々三杯玄酒。揮如意滾々。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據蒲韞軋。

河軍逆行。輪不輟地。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感有心。而感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成則無
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
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
議可思。直為塵跡。群龍无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

三藏。○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
放誕。○蘇子瞻。○執海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
楚。○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污垢。○王摩詰。○澄潭浸月。
妙在淵淳。○古人以文學言語為兩科。○故里歌巷吟。○悉經藻
飾。○而傳之至今。○宋儒以語錄文章為一事故家

猷國憲。○無非口占。○而行之不遠。○良農擅百畝之饒。○首資糞壤。○達士竟平生之業。
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為基。○濁者清之路。○為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
日遠俗情。○性體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妖魔屏絕。○鼻端
翎。○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醴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羨大烹。○寒不出。○暑不

出。底。風。雨。自。安。小。築。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
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為。詞。客。修。羅。
害。生。於。息。總。為。從。無。入。有。而。順。去。息。生。於。害。都。
緣。從。有。入。無。而。逆。來。煉。五。石。斷。鼈。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
識。萍。實。契。墳。羊。乃。儒。風。之。慧。目。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凡。世。間。假。清。高。假。道。學。假。風。流。種。之。不。可。指。名。
究。其。根。原。總。之。覓。過。活。路。耳。非。俛。仰。而。何。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
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不。學。而。得。者。也。亦。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
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卒。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則。知。其。強。弱。每。取。

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
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
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
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
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
能成也。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侯
恭尚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筵。每從容

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迺仰眠
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
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
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心著述。形狀然。亦有
性癖。所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勅密曰。僕文不能
盡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希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來自飾。畫哉。性自然也。至
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嗚

呼然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張懷瓘書斷叙。自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于堯舜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其後盛于商周。備夫秦漢。所由來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若乃思賢哲于千載。覽陳迹于纁簡。謀猷在覲。作事察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

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矐矐。眇不如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冲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于風神。頤浩然于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華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顛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燄燿燿。離披爛熳。翕如雲布。

曳○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
霆○激○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
至○若○磔○髦○踈○骨○禪○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
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踈○有○似○夫○孝○
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
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義○也○固○其○發○迹○
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合○讓○或○合○勢○交○侵○亦○猶○
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

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夫○使○觀○者○
玩○迹○揆○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瓊○寶○
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
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
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且○學○者○察○彼○規○模○采○
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于○
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于○手○

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
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興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
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鰲之勇。不能量其力。惟
圖應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間。逸氣
彌于字內。鬼出神入。追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
所能存亡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為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
易。得之尤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瓊質蔽愚蒙

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
夷浮議。楊榘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絲鞶之結。考
窮乖謬。敢無隱于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于玄
匠云爾。
蘇子瞻嘗曰。文人之窮也。固空勞心。以耗神盛
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
者。
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

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甲子菟曰。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者名。豈人能窮之邪。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為達也。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肯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有足財焉。

三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食長歎。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禮樂忠信者。玉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于玉也。

笑之頡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螽逃縫絮。不求出乎禪中。居化有宜。逝真各得。華渚流虹。虹非滌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心全者。以身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死灰。魄玄合者。以神為礙影。神龍無暇卵。靈鳳無孽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不解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立曉之以內觀。宋徑好游。孟氏語
之以尊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為桷。則熾落黔黎。巧譖為鈎。則魚餒臣妾。
故聖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
仁。詩人以素餐為譏。商君以荒飽為懼。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
不能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

也。坤之厚載。地心也。
十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
黛朱。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觀累黍。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
氏之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子雲注情于縣竹。非揚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
于子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

野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是尙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困之矣。

揚朱泣二岐。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蠶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沈檀之木。不適用於穉生。豫章之材。不可塚于既朽。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
揚雄其如何哉。
蘿葛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
千里。其為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
毛誅。蛇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
介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
匹夫何辜。懷璧其罪。

微言絕耳。顏遠嘆別于歐陽。鄒杏萌心。仲舉思
見乎黃叔。
冬江而夏山。公閱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劉
搖子之大塋也。
白駒過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
思乎瀛海。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克飢也。曾參曳履
而歌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田子見王食感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褻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母。玉。爾。食。而。玉。爾。儀。母。錦。爾。衣。而。錦。爾。心。母。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
王生結襪而重廷尉。汲黯長揖而重將軍。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平尾轉到
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以蛙黽當鼓吹。孔埴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簫管。道貴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為寶。蓍雖喬。不失為草。寧為西天。母為瘡老。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昌。罵。坐。灌。夫。亡。接。與。陸。通。免。捶。杖。正。平。缺。五。子。

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杜司徒。佑在維揚。日常語人曰。我致政後。著一
麤布襪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
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
自吾意正欲耳。
李約至金陵。於府主李錡坐。屢贊招隱寺之勝。
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

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殊野
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院鹿
陪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有人言於天隨生曰。千乘之色。非無好事之家。
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
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若如此。天隨生笑曰。
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陸龜蒙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蓮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白居易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幸甚。靜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酌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夜太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歡。無好惡。亦不得言。

藝推大匠。詩本正宗。君子貴其造端者。故墨雖一藝乎。潘谷以是鳴于歛。衆咸則之。猶詩之宗岳。爭嗣響而頌肖焉。矧受姓所同。苗裔之不類。寧無目之。而懷慚。今日謝之子弟。曰。烏衣。目陸之士。雋曰。洛下。則躍然喜。指善琴曰。稽之後。指善奕曰。江之徒。則欣然唯。凡執一才一藝。莫不歸宗。人情大抵然矣。吾家方凱。于詩與墨。有魚嗜焉者。則岳也。谷也。其所願為尸。以靳克肖者。

也。因從海內趨向。以求正於舊史氏李本寧先生。先生於方凱既誘而進之。又引而申之。諷而規之。于序詩許墨三致意焉。其如葦之說。偶與孚合。故方凱持舊史氏之論而微不慧一言。夫余言之不足信。莫嫌于私。吾宗不以為佞。則為譽而已矣。方凱業有說標之顧太史。有評徵之祁司馬。余言直溟滓者。為奚取重於大方。抑潘氏稱詩不有尼正叔。而為河陽賜者乎。猶之

吾。侄也。其詩甚有規諷之義。谷之族不有金華。衡乎。同時見賞于眉山。在儋耳為試其技。然必遠矣。寬竈而後豔。蒺于灰池。猶假金光。萬潤之澤。則質文之互用。識者有偏重焉。昔人論墨癡香癖。同一清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又謂墨韻。茶情。馨堅同德。如賢人君子。雖黔皙之貌。殊而蘊藏實無以異。則詩與墨可相提而論已。夫詩本乎風。以情為質。墨藏于煙。以黠為質。情貴

真。黠。尚。潔。真。則。暢。而。易。盡。潔。則。久。而。不。渝。可。交。
修。而。益。勗。者。也。今。方。凱。之。攻。墨。如。攻。詩。程。詩。如。
劑。墨。則。而。造。其。極。而。擅。長。于。無。窮。品。高。則。價。益。
重。交。廣。則。聲。益。宏。吾。寧。為。尼。不。願。為。衡。以。相。勉。
于。質。之。一。字。遂。叙。而。歸。之。以。示。文。藝。之。本。所。為。
海。內。歸。依。爾。若。夫。評。論。具。在。吾。何。有。加。于。舊。史。
氏。哉。潘之恒
客。有。問。於。玄。超。主。人。者。曰。墨。之。為。道。古。與。今。有。

異。乎。曰。有。石。煤。松。火。之。取。質。也。螺。之。取。象。漆。之。
取。澤。而。豹。鞞。之。取。殺。也。有。同。乎。曰。有。物。力。之。必。
精。而。加。劑。之。必。緻。也。有。古。人。之。同。者。異。而。今。人。
之。異。者。同。乎。曰。有。古。人。以。古。道。自。許。故。進。乎。技。
而。不。知。今。人。以。市。道。欺。人。故。溺。於。精。而。益。偽。夫。
黑。乳。自。焦。白。肪。自。竭。非。不。駕。竒。也。屠。龍。之。腦。獵。
麝。之。臍。非。不。萃。馨。也。蚌。珠。屑。之。金。粉。滲。之。非。不。
加。珍。也。工。則。摹。犀。肖。則。刻。象。非。不。逞。異。也。重。繡。

而襲彩髹而韞。非不表華也。瑞以宗工之筆。震以琬琰之篇。非不取重也。然於墨無當。無當則於古人學之者無尺。而悖之者有尋。是尚可稱墨乎哉。物不師古。要藝之良法。不必符衆。要技之精。則古今人之所以同而異。而其在於斯。客請更端而進之。曰。子知古之製墨。固務求其必精。今之求精。正求其害墨者乎。漆之燄。灰。脂之氣。浮烟。滯則能害其光。腦之酷。烈麝之味。

溫辛熱則能害其性。金之質。沉珠之屑。白參。互則能害其黝。至於模形肖象之工。何與於本體。華函疊綺之飾。何事於表暴。大方文字之褒。何關於獎借。吾寧為製。繖毋寧為景。華乎。吾寧為守玄。毋寧為尚白乎。吾寧為質之珍。毋寧為實之裂乎。吾寧為渾樸。其衰。毋寧為金玉其外乎。吾寧取諸極清而不雜。以滓乎。吾寧取諸極澀。若蒼虬之髯乎。而不間以色乎。吾寧取諸極澤。若蒼虬之髯乎。

吾寧取諸極堅。若玄霜之杵乎。客又不審乎。古
今異同之間有說也。唯以古道視墨。是驚為名。
高唯恐名之滅裂。則不惜物力以求其必副。唯
以市道視墨。是圖為厚利。唯恐利之不得。則不
顧賡偽以求其必盈。計利則不期異而自異。保
名則不期同而自同。知異之所以異。與同之所
以同。則定今人之累品。若玄冥之照矣。客咤曰。
唯唯。鄭延年

李長源秘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
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
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唐肅宗嘗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
人婦。號漁童。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
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裴丞相休每從倡肆。托鉢人頗訝之。裴曰。我自
調心與汝何與。

鄭少師子熏字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
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李襲譽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然賜
田數頃可耕桑百株可蠶書四壁可讀汝能勤
此無資與人矣
劉捷卿迅讀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
天下涵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一千

石在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有亭名曰休休作文
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
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
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
士
宋字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
此徒助予舅家復何患

富韓公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
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
秋時間過親舊間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
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

可與杜門

梅子真隱四明之梅山依梅為居林處士隱西
湖之孤山手自植梅兩事俱浙東西絕頂佳話
其後梅山老幹剪為廟梁而處士所植梅花亦

幾與曩時之鶴並去余友吳巽之輩聯諸同好
歆復孤山舊觀儻處士化鶴歸來梅花遠屋當
不啻三十樹也則夫望子真之舊隱而憑吊者
寧遂無此意耶疎影暗香且將飛渡錢塘而遠
暝梅山已吳遠
丁謂陞辭真宗出周昉所畫袁安卧雪圖付謂
曰卿至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之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憇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

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芝紫曰。士人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宋仁宗問張景曰。卿江陵有何勝。對曰。兩岍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宋仁宗問管師復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

東坡云。爛豕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心不以筋。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湯。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鴉。吳興庖人碎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米。煮會坑闌品。少馬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為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

清紀

語

下三

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歆，故無時不可樂。予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曰：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

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迪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陳同甫嘗言于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

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瑾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上帝必伐陰邪之謀。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衛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千典風麗。六代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鑿詳評。自然可別。

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著。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與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已。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李長吉分明是一個太白。可惜天碎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為小杜。當以長吉為小李。

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臯應詔而奏賦。楊滔斲牕而檢書。予子研兩京于十年。太冲練三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湏一夕。乃賦瀟湘。薛道衡。蜀壁而卧。搜蘇廷碩。占授而腕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

遲速都無巧拙

清記

語

下李六

秦韜玉云。要路強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余每誦此。不覺淚下。彈鈇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虞虜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畧。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三至。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人之為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與也。子史廊庶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敗歲皆孳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
狗之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
以叢黨錮之災。心問曰。獨坐亦有悟乎。曰。一息澹漠。半枕羲皇。
一念數回。無端魔劫。上卷未盡。更補錄數條。
太古遐矣。猶可想見乎。曰。天心之太古。一虛人
心之太古。一靜。故浮雲變世而不變。空川逝流
坎而不流。良。

曰。道學禪學。各有宗旨乎。曰。道心隨境。提醒不
襲。知解禪性。隨緣解脫。不戀清涼。

曰。君子不入市。為其傷廉也。而世途不可避也。
任途猶可避乎。曰。廉穢不在境。清濁係乎人。升
盜。蹶首陽之巔。薇根皆為利孽。登夷齊壠。斷之
上方朔。視六虛遠。俯千秋神情。適上而不知身
在塵寰中也。

曰。涉世不厭詐。我何事。硜守真也。曰。涉亂世之

末流開心輸誠猶不足以釋人疑况益之以詐
耶。荀卿立言荆公立法後世不盡廢而學者非
之何也。曰荀卿有泚世之行誣性則害大荆公
有治世之功誣聖則罪重故大人不倡游言放
論必多口禍非言折生平鬼神之所忌也不見
天不昌文人之後蓋其是非未必不謬于聖人
曰女不幸而有貌入宮見妬士不幸而有才入

朝見忌夫安所托于貌不貌才不才之間也。曰
不然一陰一陽之謂道經綸天地之謂才時有
顯晦用有閤闢事有張弛在天地不能違况在
人乎才不能消忌是謂無才故古人在險而能
夷處困而能貞孰謂智為才愚非才惟有楊子
之玄而不能脫禍則知咸弗善藏才不足以周
身也。正才不足以周用也。曰世何毀人者多也
意造化忌人之完而不艾

此種也。曰非也。真品不求鑑于人。低昂于毀者。之口必稱量于聽者之心。是毀人者代人以求。鑑也。曰處世之澆莫若晦。魚吐墨以自覆而所以得者。墨為之崇也。所謂晦者非與。曰晦者身世交。歲所托非所見也。身何處暗而不可為暗。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用晦歟。傷生之事非一好色必亡。然則人受命于色乎。

受命于天乎。意曰好甚色者亡。美不足以傾城。而先已傾意以身殉色者也。無色綠而有色根。故曰必亡。寡怨有道乎。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知。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歆多上人。有高世之行者眾非之。汾陽窮奢極欲而後世不以為濫。天下慕其功而忘其罪乎。曰事近駭。

清紀

語

下字

俗豪傑為之則豪傑庸愚為之則不肖與其學
豪傑而不肖也寧勿失吾庸愚
強哭者不哀而對劇墮淚強歡者不樂而聞歌
起舞曰境鍾生情鍾生境故神結虛華寤夢
而嘆志繫感慨無病而呻
涉世尚夷而惡險乃習坎常德行習教事乎曰
聖人於易惟所用之險莫險於習坎王公用以
守其國聖人用以亨其心蓋德行恒易以知險

籍以知阻習坎而常德行習教事以險操心之
鍵吉凶與民同患也故學者振出沉淪之竟迷
登道岸矣
止至善如何曰人欲盡頭是天理絕頂人欲盡
處無人欲天理絕頂無天理乃所為至善耳是
之謂得止
聖賢憂名於我何累焉曰虛名驕世神人所
耽小譽矜心德業俱短

人可假乎。曰：行事易貌，根器難托。故好雄磊，行罩聖賢，聖賢平。貌近庸比。田家作苦而歌，伏臘閨婦，逸晏而怨晨昏，何苦樂異而悲歌變也。曰：苦中之苦，不知苦習於苦也。甘中之苦，不堪苦溺於甘也。故微霜能殺茂林，積雪不彫寒木，非霜勁而雪哀也。萬物受不受之節異也。天地間何為真，何為幻，曰：無非真，無非幻。水鑑

可以受天地，而天地不能為之。入寤夢可以游天地，而天地不能為之。乘以為真，盡幻也。以為幻，盡真也。存天地之神，去大地之緣，可也。老萊子嘗世亂，逃畊於蒙山之陽，莞段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楚王至，門迎之，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

清紀

語

下十二

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
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古會耳。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
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
匪違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張衡謂顧榮曰。天下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
之名者。求退良難。吾平山林間人。無望於時矣。

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
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
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孔淳之。不能致。使謂曰。
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
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陸子真三詣宋或之或之每辭不見告人曰我
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
豫章王辟宗測為參軍測曰性同鱗羽愛止山
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
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
鳥哉
王秀之為晉子太守暮年謂人曰吾山資已足
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謝眺嘗有言煙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
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
馬遊歷殆盡
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餉麥
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
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飽自耕之祿於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清紀

語

下

胡叟居家萬室草徑唯酒自造嘗謂人曰我此
生活似勝焦光
魏中山王熙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
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庾開府曰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
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為野人家是謂愚公
之谷

孫月峰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世人皆談漢文
唐詩王元美亦自謂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
而上愚人更欲進之古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
雄而上文則以易書周禮記三春秋論語為主
兩之語策參之老莊管詩則三百篇為主無
之楚騷風雅廣逸漢魏詩乘一意精詣大約已
定志今以告吾甥共臻斯路如何更得二三同
志以相周旋更大美自前所列書外可一切置

勿觀，即此一笈，篇帙亦儘富，次第進以娛目，儘不厭也。商以前，止尚書上卷二十餘篇，此先秦也。渾而雅，周易、周書、周儀禮，其周之舊乎？奧而則戴記、老子、春秋、經、管子、三傳、國語、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而巧，新而無窮，皆兩京也。莊列策騷，其周之東乎？奇而肆，韓公子文信，其周之衰乎？峭而辯，晉東京也。若以近代方之，經

為韓莊，騷為柳馬班，則永升子瞻耳。余擬欲祖篇法於尚書，間及章字句，祖章法於戴記、老子、三傳、國語，間篇字句，祖意字於易、周禮、春秋、經、間章句，不獲已，乃兩之以莊策，其縱而馳也。乃任途於韓呂，最後而陸沈於馬班，然亦慎言其餘矣。執此道以精詣，稍需之三五年，或當有悟境也。詩止建安以前，雖若未盡，然三百篇及古歌辭，奇變固具十五。唐歌行，五七言長篇，新變

聲雖足喜、要之非誦唐詩者所構、待吐語逼曹
劉時、然後博及未暮也、李杜二家、是宋詩之魔、
尤當姑舍、如近日文體、俱沿韓柳、頗不枕籍於
二集、此可知其解矣、
偶因汪司馬墳雅之說、妄品古籍、竊以為易詩
書、此乃三墳、周禮、記春秋三傳、此乃五典、儀
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此之謂八索、荀韓呂唯
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此之謂九丘、學文

者讀此足矣、即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所招之
詩、無傷也、
所云五車一笈、若待刪削始出、恐汗青無日、愚
意但取十三經註、益之以汲冢周書、史則國語
策、史記、漢書、子則老列莊、荀管韓呂、佛氏則取
圓覺楞嚴、維摩騷、則楚辭、詩則詩紀、無已、則更
加之文選、或再附以十二家、李杜、此則可為五
車一笈、餘皆可不觀矣、

五車一笈前日已多、坊今所欲、益惟孫武庶幾、
穆天子傳亦汲冢之類、顧烏能為有、亡山海經、
語多一律、水經以註鳴西京、雜記不無冗事、越、
絕文始參同、非雅馴弘明、乃六朝之靡、皆難以、
列於正業、讀書寧遺無滯、且先沉涵其精、若牽、
愛不合、則晏嬰子家語說苑法言太玄諸種、尚、
多、即兩笈、不能盡矣、儀禮叙事有法、第亦是一、
律體、中子夏傳甚精、管子甚深、甚峭、不可槩目、

以質古、淮南多襲、若淺見者、私以為、帳中之秘、
亦無不可、今既以海論水、則彼易酒者、自難居、
亞旅耳、

若立程、愚以為文一家、則易書三傳、周禮、記、
語、孟語、策、老莊、韓至、史記、止、詩一家、則詩、騷、古、
逸、漢、魏、詩、紀、選、詩、至、杜、集、止、皆、一、年、一、周、必、不、
可、缺、其、餘、則、程、外、及、之、或、即、更、立、程、外、程、免、至、
泛、濫、尤、為、善、計、也、作、與、讀、互、為、進、益、作、亦、須、立、

程每月文則三二篇詩則十首且多作五言七
言姑緩今人詩不如古者正坐執務七言耳若
如滄溟作擬古樂府考究故實一當古人更善
即不能盡工然所得深矣
寄來書程大約即曩所欲精心十餘種天下佳
書原無多許但所限書似尚覺多恐力不能編
即編亦恐屬涉獵曾記甥云江司馬勸令勿務
博洽而少精語今豈忘之乎禪家丹家書於文

章家不甚切即欲觀亦只楞嚴圓覺維摩三經
足矣其餘余不能知要之豈能過荀韓管呂若
取以博竒醒目謂勝於說海玉露諸書固善然
却不必限之程內也語孟精奧語更奧而竒若
洗眼靜坐以觀妙處自見人但以其太熟忽略
之耳雜看最宜戒即欲有所游息以娛心目亦
不出前程中數書可也史記可與杜詩同看漢
書可與李詩同看

擅弓故工自宋代已然愚以為公穀者尚當見
之乃卒未聞人極口何也愚甚欲刻十三經註
懷之十餘年每以告人未有應者然八經已有
刻惟公穀語孟孝經尚待價耳若得徵貴者一
假手焉實愚所快甥豈有意乎
公穀何范註中頗有解或不讓元凱刻之自一
奇且簡帙不多即圖校不難也輔嗣易杜左鄭
三禮鄭下故有刻豫章近復刻孔書毛鄭詩若

更益此二種則漢人五經備矣
甥欲刻汲周書愚以為此似太古祇可作清玩
耳未有實用吾甚喜公穀二傳而今世不甚行
向未刻有註者若將何范之註依吳中舊左氏
杜註板刻之使並為三傳則實可日看非徒為
玩者比其文甚精簡而妙真一種奇雋也
愚嘗思得十三經句解置案上甚快奈今世無
其全部然得一二老生集而畢業或亦非難耳

五經四書及周禮舊俱有句解愚曾及見而近日廣購之絕不能得甥家舊有存者否吾姚舊家亦可從敝笥中覓得之乎左傳句解佳本不可不購周先四籍目送看相知者欲刻書不可不勸其刻公穀註愚急欲得讀之也二禮三春秋國語管莊此似須急讀者讀經之說正可於此時為之詩書非熟讀不可

且盡此二經三傳則姑以為游息恐日沈思於書思或苦澁稍以之豁目耳戴記乃甥本業玩之固易也近日玩書於何籍有所得汪司馬周禮註約曾刻行否此書終是偏枯若用以貫串百家良不易須合十三經乃可也汪司馬謂好小子書者識漸下卓為確論周禮是古佳書其語有絕精鍊者後世文人莫能及

然大方鮮圓活馳騁之妙司馬文已成家用以
為助固善若學者專攻之恐未能生逸思耳
盲史字精而有法國語初變尚書體是今文祖
國策仍依劉向古本為佳
南華副墨亦未入悟宗但掠取大雄氏作機鋒
娛人目要之不能出郭生上也老莊翼論宗為
多亦稍覺煩愚意釋莊者但須訓詁字義再為
疏解於後使大勢通順即得其深旨奧義俟讀

者各以意求可也道藏中南華註疏及義海二
種頗有發明勝副墨錄出可備觀李斯與吃公
子俱受業蘭陵者非既自為書而斯為文信舍
人或者呂覽佳篇多出斯手耳
甥刻太玄果好之乎此書思頗僻澁但可時目
為娛不足沉湎也尸子聞世有其書而未之見
楚漢春秋黃宿海曾云已得古本南都重刻何
未見印行益鐵雖繁辭而氣猶樸古儘可觀桓

譚新論若訪得時，即宜借錄。廿一史向甚欲刪之，亦嘗一觀大略。若創此役，亦稍有規模，似須十年之功，尚有待耳。愚近看者，廼史記亦頗有評點，第此書簡帙重大，非旦夕可竟。又其篇章每患長費討繹，不若國策、呂紀等易作止，非特鈔工力省，所獵取亦常多也。班史我愛之過於子長記，苦無善本。凌氏刻雖稍工，然許林却是蛇足。又其註亦止照南監本。

中顏氏註已經刪削，其刪頗未當，不知出何人手。閩本字細，惟廣本稍佳耳。倘別有精刻，甥欲為我覓之乎。文今太巧靡矣，必歸之孟堅，乃為合作。戒雜看，必動筆如此，不惟心細，所得深且異。日足有所考也。聞之昔人云：再看時，別換一色筆，如此亦自一法。愚近看書，覺比往日有得，但苦無相商確者。周文漢詩，以自樂，誠有餘。若為

有用之學，則將宋史整理一番，真不朽之業。且心行經濟，俱有益也。為此亦有要訣，不在作文，先將野史語錄及名臣言行錄等帖粘連，附于舊史，其無關係中等之人，及各履歷俱刪去之，即已思過半矣。宋名臣錄甚佳，勝于宋史，日常玩之，於身心益不少。此亦法後王之意也。但經世大略，少讓唐漢耳。而搜尋名義太苛刻，使英雄之士未免縮

手局步，然亦不得不爾。夫子聖之時，豈不然。宋時人物雖多佳，然亦不稍無標榜，又甚易藏拙。此是渾沌開後學問，大約文多質少。然渾沌既開，安得復合用世當師。漢唐自守，則宋人無滲漏無之者。孔孟之學也。嘗謂人之為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厚之國語，永叔之韓文，斯為要領。其他書則但以相資助。汪司馬文，大都主左傳，其摺摭字句，

無所不有。然要以潤色。丘明耳。今若於左馬之
上。求可為宗者。周禮似不如禮記。即潛心深味
之。何如。
操觚欲入作者之室。自非易事。書中道及不免
循牆。此則似悟入語。大都初入門。必須頻矜已
披之華。至深且熟。則未振之秀。自來。古人皆如
此。高明者。雖云捨筏登岸。第未離於岑。安可即
憑河乎。

作文大率以整大闊達為上。不能此。乃於字句
求工。圖粉飾耳。文中生新字多。亦非大雅。凡用
新字者。穩妙上奇。次之。若不穩。又非奇。乃是呼
驢作衛。無甚意味。不若雅字為善也。又難字用
於排比大段中。猶可。若起頭及轉換處。尤不宜
用。可平心斟酌之。
序文體創自韓柳。還須將韓歐諸序記一細觀。
便得篇法。其法亦自六經及莊生太史公來。第

二家題近易醒。由此再審馬莊得其神而易其貌。靡不善矣。大都書之佳者已盡於藝苑。卮言中所談數種。但自玩味之。取其可喜者。各從所性。枕藉觀之。自有得也。宛陵舊有韓柳集刻。吾以歐蘇之居士集、東坡集、本佳。皆二翁自擇。後人益以續。後等集便欠純粹。若只以二集刻配韓柳亦自佳。鹿門所刻八家抄則雜以己意。宜其書之不甚。

傳也。用脩諸種向亦祇見其名。問之滇蜀人云。其家有之。顧路遠難致。然其書自是海錯。品非正味。或亦未當苦覓也。大都書惟兩漢前為佳。而就中又只熟知者為最。三傳國語策莊列韓非更益之。昭胡選已大可沈涵濡首矣。來續述汪司馬所論甚秩。美矣。其短起剪亦近。是顧此諸君之略。其運奇制勝亦足雄一時。

寔亦恣然自快。設徒挾軒轅以令七雄。無但成安之義。兵將或為程不識之部伍。是必且為李將軍笑矣。太華記果歷中集中第一。然而非孟堅語。康長公于肅愍碑。管韓二子序。似未肯以彼易此也。文章一派。太倉新安後。是何人主盟耶。太函全集。昨已見之。殊不若副墨精而大闕。賦亦不見。豈有志未成耶。歸田後諸作。大約漫興。多人各

有所長。此老自當以精勝。乃奪目於弇州。欲與共為炫博。不知此正係弇州所短。衆乃效之。何耶。金陵騷刻雖二。但增入賈生二賦。及中有易新序者。則王朱二註相混。不若豫章刻為佳。賦紀欲刻固佳。但此等書搜之甚難。恐不能速成。設遺漏多。便自有議。故必須多經人目討論。累年方可望成帙耳。

詩紀刪之甚難。若拔佳篇，則文選已得八九。鄙
意謂須碎摘字句，斯淘沙法。或隨意錄出，或即
其書標出，不必盡其粹，亦不必盡當。惟期以自
益而已。金須自沙中揀得，乃佳。積金即係宿物，
甥今但取詩紀置案上，信手繙閱，不循次第，亦
不立程，有會心處，即丹鉛識之。詩紀爛，詩人半
矣。詩可以與其道最近人，而亦可斷續為之。與官

情不礙，然須深沉求之，乃覺有味。今且將二百
篇及風雅廣逸及詩乘置麓中，碎摘其佳句，信
手錄一帙，日諷誦之，自能令詩思勃。此事須
求自得，不必逐時好，又須覓不經人道語，然亦
不可強索。情神合，自有入妙處。得一首合作，便
足引滿自慶。勝作影套子語百首也。
詩道惟在以句求玩。漢魏詩深自有悟入。然亦
不須欲速。久而融會貫徹，則信手妙境矣。張景

陽左太冲鮑明遠於詩選中尤慷慨峭厲可喜。劉越石亦跌蕩不群。常目之亦可大發才思。或即定之為師亦可。文通全集得合璧玄暉自是宣城美事。第其佳語已盡於選。茲亦祇博異聞。如彼秘色品作書室中清玩耳。未足為學詠者益奇也。唐詩若太多不能盡刻。只刻律詩盡一代為唐律絕。猶勝於斷自盛唐而止。甥今詩宗何家。蘇

李之五言。學杜之近體。人人能言之。然恐未必真有入項。在山中雜觀鮑明遠劉文房頗有獨造。甥以為奚如。七言近體。勿隨人多作。此體在詩中。又別一境。大難言。古選固是詩本。或太遠。只五言律為近。而正。唐人五言律。不問初中晚。無一不佳。杜尤臻神境。若常細玩。詩寧有不工者。詩必工始出不輕易成篇。亦是入門一訣也。

杜詩信可玩然須觀千家註本蓋其詩以年叙
甚有次第可考大曆以前殆無不佳最可法夔
州以後則類然放矣千家杜雖未詳然他亦未
見詳註且以此為主而以他註相參校亦自足
相發明若自為杜註披羅標揚不以賈註名而
用以精詩理其為益固不小也
汪王批點杜詩若果發揮亦大足喜獨念弇州
公素踈逸今齒已暮安肯復屈首為此恐終成

蹉跎然此實人人可為愚今與甥且各草批一
部相印證何如李詩亦宜將註本批看
全唐詩紀若出乃一紵紗帑藏雖不奇古然亦
太富剪裁不盡矣
唐詩紀必盡中晚乃為大成若但盛唐而止則
其集皆家、所有即所新搜不過付一二耳不
為奇且中唐以下絕句甚有入神者樂府亦大
有奇惟律體俚弱然五言亦間有獨造者安可

遺之故必盡中晚然後幽奇種。具可喜耳。唐詩紀看過凡輯此等書其功乃在搜奇抉異。盛唐詩不多俱在人目前者即有一二隱僻語亦多淡。無奇異中晚體格雖平然中寔有奇妙句人所不能到。又其即事為味響而切足動人甚可剪裁作詩料。譬之前詩紀古雅雖在漢魏然搜奇抉異全在六朝。今此書祇可如甥所言携此一部免携諸集耳。

二詩紀甚愛玩之但怯於為點若作工書媚點今精神非少年比矣。倘甥肯更以佳本相易則當信乎點之興到即書耳。樂府須始于上古乃佳若略去周前恐不為全美。秦以前大有奇捐之可乎且舊本固自上古始也。今博搜樂府但須盡晚唐不必又及五代。蓋樂府貴理要使閭巷歌謠盡入乃為奇耳。晚唐而文者雖遺亦不足歎也。

近體樂府如白樂天等篇，似非本色，或可刪之。若增入太多，又恐浩繁，翻失樂府本意。可自上古至隋，俱是本色，更不須摘唐以後，則須辨其體。李杜及他名家，可入樂府者，最須標別，得明此識，鑒亦不易。大抵唐以後，寧遺無濫，可也。樂府止六朝，信是藻鑑。第如此，則不能出詩紀之外，未免作憑氏贅疣耳。唐以後，果太繁，盡錄則濫，揀擇又不易。力吾意，只取其咏古題者存。

之其新題，則悉置不用，何如。樂府或照舊本，以佳字畫新之，亦大足快。若唐以後，增減精當更佳。然為力大難，略刪之亦可。力亦不易，但使人稍有遺恨，即不如仍郭舊矣。不願作詩入此論，固高。若韓蘇二詩，則似非正派。韓古詩，猶有雅旨。律詩似未脫中晚氣，習常怪此老為文，即東京以下，不論而詩，却不能超脫。殆不可解。蘇則格調早淺，且復多漫興及縱

筆雖間有工語然於雅道亦違奈何好之愚前
所言周文漢詩終是確論何不兩漢易二公耶
邇來元書有何新得韓蘇仍相暱否韓文委果
佳蓋皆規模十三經注疏後惟李于鱗與同派
但才不及耳蘇詩語太雜似不空者或以樂天
易之何如
詩宜自選入然不得唐調終不響若立意高古
如徐昌穀則不唐可矣近來吟者拾于鱗殘芳

多以巧對相屬殊不佳要須脫此乃可耳此事
甚淵微日玩味則自得還從選入為高也
厭濟南亦是邇來輕俊常態勿得妄認為奇詩
道自有正路不必為優孟之抵掌亦不必為伊
川之好色也歆脫濟南不若求之王孟常建為
得
難與俗人言祗時與副墨子相商論耳
弇州文玩數過真切於舉業初謂此公文失之

率易。今似不然。大抵此公。才是如此。能急而不
能緩。能奇而不能正。能佻而不能莊。足鼓舞後
生。而不能追蹤古先也。
立已固貴。文尤須敦行。而輕浮者。難與親暱。
然良友自不可少。才不必果高。但得勤學有識。
可實心商確者。即其人矣。

